

湖州记(外二章)

汪远定

湖州，居太湖之南，以湖之约，为大地命名。五月，这是一湖水的独白。我们渴望成长，乘太湖之风，望穿初夏湖水。湖州姑娘闵若凡在长江源头各拉丹冬，带着一群八年级的孩子踏上雪山，草坝子，冰河，冰窟，冰塔林，他们稳步攀登雪山之巅。绘在。凝在。悟在。眼在。身在。心在。执教者躬身示范，仿佛作者在场，品味文字，活色生香，至纯的生活真味在纸上还乡。小石潭的潭水凄清孤寂，柳宗元的千万孤独被一节语文课点燃。

月亮是从哪里来的？读标题。读作者。

读一遍。读两遍。读三遍。读四、五、六遍。

读得让人心生惊奇、惊异、惊诧、惊喜。

惊是学生的，喜是我们的。

从没有见过天下竟然有这么善于读书教学的人。

太湖。远方。安定。我给肖老师发信息，他回我——

太湖，汪也。远方，远也。安定，定也。

一个人，能拥有一座山。

一个人，也得顺其自然。

雪花立正

旧文字，像一个老木箱子。

箱子里面整齐摆放的物件，让记忆的飞雪，纷纷扬扬飘落眼前。

多少年了，没有见过雪花肆意潇洒的风情。

干瘪的松枝摇晃冷风，内心的期盼却与日俱增。

和山野间灵动的草木一样，喜欢落雪的日子，一个人在雪地踩雪，像是踩着浮躁的流年，每一步都有深深的印痕，而落在心里又悄然无声。

黄昏时刻，雪花似乎也有了倦意。

我听雪、观雪，也是在默默寻觅雪下的另一个孤影。

傍晚听到母亲喊我。一声声略带磁性的嗓音，覆盖着风，也覆盖着无边无际的旷野。

雪花像片状的刀剖面，落在手心。沉甸甸的

雪花，宛如一个个银锭，苍穹似乎生出悲悯心，它大抵是静观我的生平经历，颇为感动，欲给予我某种补偿罢了。

燕起鸿归，鸿爪雪泥。雪花立正，天空泄露了一丝皱纹。雪白雪白的世界，容不下一枚愧疚的影子。

一片雪，一盏明亮的灯。

哪怕是一点小雪，甚或是几粒雪子轻轻叩响门扉和窗台，亦能让人感觉冬日冷寂里冒出的纯粹明洁。

细小的事物，像一朵雪花，悄悄落在梅花树梢。哪怕寒夜和远途，仍旧传递着热腾腾的思绪，长久地温暖彼此。

于是，美好的心境悄然而至。

一半苦痛，一半欢乐，供养一片完整的天空。

喜欢上雪。她立正的姿势。她凝视的静气。她恒久的洒脱。

夏日雨晴

雨水接连三天在给五月洗澡。干净的五月便在我的眼前。

尤其干净的是，我们小区附近那两株枇杷树，一条河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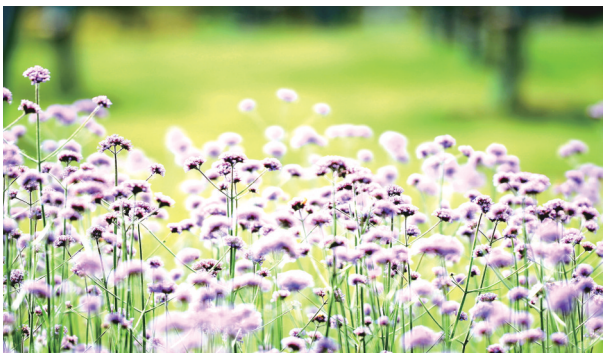
枇杷树，像两个男人，满树的枇杷，金黄金黄的，如雄厚的财富堆积，让枇杷树更加沉稳笃定，在小巷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趾高气扬，更没有所谓的怀才不遇。

每一天，无数的过路人都在用眼睛挑剔他们，而他们学会了彼此欣赏，互相鼓励。每一个日子，都活成一道灿烂的阳光。他们保持优美的姿势、旺盛的长势和愉悦的心势，自然而然，心宽体胖。

一条河流，像一位女子，她的曲线之美，她的柔情温婉，她的摇曳生姿，总是镌刻在另一个人的骨子里。她用自己的身体堆砌成一道城墙，把时间锻造成一张张纸，铺开是火热的爱情和生活场景，收起是定格某一段值得追忆的流年。

她像一把银色的钥匙，解开了多少人对生命的渴望。

她说她的性子很静。她静中取胜，不偏不倚。



花的李陶摄

以麦为笔

华明玥

芒种节气前，在河南的麦田里，热辣的阳光洒下来，挂在无数的针芒上，像无数的星河，在离地不到一米的地方璀璨放光，这天，寒寒骑着

电动三轮车到田间去，拿出家里十年没用的镰刀，帮我们割麦子。要知道，在当地，割麦早就动用联合收割机了，机器一头吃进麦秆，另一头就出来麦仁，秸秆同时被粉碎，撒入麦田，用以肥地。但寒寒接到的任务是：割20多捆麦子，寄到上海，为“麦子熟了”的沉浸式体验活动布置现场，并成为其必不可少的食材。为“芒种”节气安排的体验活动不只需要麦仁，也需要连秆麦穗，这就

只能使用镰刀了。

这是令远离农耕的人难忘的下午，我们炒香了麦子，泡了麦仁乌龙茶；我们又捏了全麦茶果子，感受点心朴素的颗粒感；我们还在篋子上烘烤成把的麦穗，将它烤得香香的，而后，大家使劲搓掉了麦仁的焦壳，直接放进嘴里咀嚼，此时，麦仁鲜甜中夹杂着火焰燎着的微苦，是的，鲁迅少年时，也曾在看社戏回来的途中，与双喜等小伙伴，吃过六一公公地里拔来现煮的蚕豆，而在6月5号，我们意外地吃到了“烧熟”的麦子，同样吃得嘴唇黑黑的。

我们最终以麦为笔，在麦穗上滚上少许墨汁，在宣纸上“拓”出麦穗的形态，并以草书般的笔触，画出麦子在风中摇曳的姿态。每个人都玩得意兴飞扬，这种与麦田、与节气连接的方式，让我们确认：身体的童年虽然已经走远，心灵的童年依旧像金色的麦芒一样闪闪发亮。

开封的包公相当忙

许若齐

包公包拯大人在开封做官一年多，那是北宋仁宗嘉佑年间，官职叫“权知开封府事”，民间称“知府”。一千多年过去了，现在在开封，包大人还是相当忙的。

张择端的一幅画，穿越时空，今天变成了一个园——清明上河园。占地六百多亩，水面一百八十亩，景观建筑三万多平方米，吃喝玩乐都有。确实红火，二零二四年游客有八百万人次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没特殊情况都要开园，而且都有像模像样的开园仪式。

每天上午九点整，鼓声“咚咚”响起，园门大开。在众人注视下，先出来的是鼓队，接着是手持红缨枪的兵卒，然后是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，都衣着鲜明，气宇轩昂。最后，包大人一帮随从簇拥下，从园中缓缓走到广场上。他一身黑色官袍，头戴长翅乌纱帽，站定拱手，字正腔圆地说：诸位宾客，太平盛世，政通人和，国泰民安，开园迎宾，奏乐相迎……说完哈哈大笑，转身回去了。广场上的游客一下子来了精神，跟着潮水般涌进园子。

清明上河园如今是开封文旅的一张名片，一年收入十来亿，门票之外的收入占了一半多，可谓财源滚滚。寒来暑往，风雨无阻，包大人每天都来露脸致辞，也够辛苦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作为开封府的“最高长官”，哪能不抱紧这个“金娃娃”呢？

进园不久，看见一条宽阔的水道，岸边飘着旗帜，上写“东京码头”。只见几艘船从远处慢慢划来，船头写着“漕运”二字。船到码头附近，被一艘官船拦住，几个衙役打扮的人说船上有违禁品，要登船搜查。正危急时，包公巡河到此。按宋朝法律，漕运事关重大，任何人都不能登船生事。他明察秋毫，认出这几个是假冒的“公家人”，其实是打劫的强盗。于是四大护卫张龙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一齐上，将歹人拿下。漕运船上的人欢呼起来，包大人捋着胡须微笑。

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离入园仪式才半个时辰，包大人真是勤勉，争分夺秒啊。下一站他要去哪里呢？

同行的朋友笑着说：“应该到开封府衙去上班。案头的文书估计堆了厚厚一叠，大门口没准又有几个喊冤的百姓。”我也觉得很有可能，打开百度地图一看，这里到府衙有六七里路，坐轿子至少要半个多小时。放到现在，他应该坐小轿车吧，也就几分钟的事。

开封府，号称“天下首府”。它是北宋管理国都及京畿地区的重要机构，地位很显赫。宋太宗、真宗、钦宗三位皇帝登基前都曾在此任职；寇准、包拯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苏轼、司马光、宗泽等也先后在这里做过官。他们执法严明，清正廉洁，不畏权贵，行政有方，留下了许多口耳相传的故事，也让开封府名扬天下。

现在的开封府建在包公湖东湖北岸，按照北宋营造法式建造，是个四A级景区。

我们赶到时，里面人山人海。大堂里，包大人正在断案，上方“正大光明”的匾额高悬，众衙役如狼似虎，一把虎头铡刀已经拉开，寒光闪闪。一个男子被按着跪在地上，听着包大人义正词严的宣判。我挤进人群一看，发现没有秦香莲，跪着的男子已是中年，样子猥琐，哪里是那个风度翩翩的驸马爷陈世美。一问，原来是铡赵王的桥段。这个洛阳赵王，是当今皇上的御弟，无法无天，强占民妇，掠夺财物，放火杀人，灭了人家满门，民愤极大，罪不可赦。包大人不畏权贵，执法如山，先斩后奏，大快人心。

铡美案那出戏，上午就演完了，我们错过了这场重头戏。

与开封府一湖之隔就是包公祠。祠里肃穆庄严，大殿中央是一尊三米多高的包公铜像，目光炯炯，一身正气。我仰头望着，心想：您老风风火火忙了一天，已经傍晚了，也该歇一歇了，夜里别再点着蜡烛办公了，巡夜什么的就省了吧。

这一天遇见了包大人好几回，感觉比我在外地见到的要瘦一些，脸棱角分明，袍子显得宽大——大概是太操劳了。

